

琴台
琴瑟
彥火

短暫生命煥發光芒——悼許曉暉

許曉暉女士遽逝，令人深感痛惜。她的家人要我寫一篇懷念文章，匆就此文，以誌哀思——

生命的用途並不在長短而在乎我們怎樣利用它。許多人活的日子並不多，卻活了很長久。

——（法國）蒙田《論哲學即是學死》

聽到許曉暉逝世的消息簡直不能相信，我不禁想起三國楊泉的一句話：「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

因為月前還與她在皇朝會喝下午茶，她還侃侃談她從民政事務局退下來後，勤讀書、練書法。她表示，她除寫字，還畫畫哩！

有一次在香港漢學院的飯局上還見到她，那次席上還有不少來自海外的漢學家，她對國學也有鑽研，興趣很大。

她的生活作風很樸實，長期茹素。我每次邀請她參加文學活動，她大都參加，並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多是勵勉的詞句，振奮人心。她是我兒到的官場人物最謙和若定的，可說一點官架子都沒有。所以她廣結善緣、她的朋友遍海內外。她自己說過，她與十萬人握過手。

幾年前，特區政府本來擬設立文化局，她是局長當然人選。

我曾代表香港作家聯會發話，深表支持，認為香港雖然是大都會，

相對其他大都會，如倫敦、東京、紐約、巴黎等相形失色，因為後者不光是大都會，還是文化大都會。在典型商品社會的香港，文化的價值一直是微不足道的，充其量只是一個大商會而已。可惜，文化局只聞樓梯響，最後不疾而終，令人浩嘆！

假如由熱衷於中國文化的許曉暉當文化局局長，香港的文化素質肯定大為提升，一個兼融文化大都會的香港呼之欲出。這是香港人的莫大遺失。

許曉暉是我兩個女兒在張祝珊英文中學的同學。

她在中學時期已經表現傑出，品學兼優，贏得同學的尊敬。

她投身社會工作後，人們對她身體力行地致力於文化推廣和各方面工作出色表現，無不讚許。

她的生命雖然短暫，但她卻煥發出光芒和熱量，給世人予溫暖和啟迪，她將永遠活在廣大親友心間！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作者邀請許曉暉出席「文學山水——第五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禮並擔任主禮嘉賓致辭。

作者提供

與你同喜

爽姐
私語
林爽兒

每次見到朋友們把旅行的照片鋪上社交網，自己就很羨慕，時常想我幾時先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個旅行，因為每次出外前總有一些問題困擾着，不是工作便是家庭事，總不能順順利利地去一次旅行，這種情況對我來講其實早已經習慣了；所以心理上也不會太不自在，或者是認命，又或者是習慣了；所以情緒上就容易就平衡了，去得到便去，去不到那就算了。

不過，當我遇到一些人，為了出外要承受一些壓力，安慰下自己也就過去。但有時，情況也是少見的，便是要承受一些別人對你的嘴臉，那一副不屑的嘴臉，反而令自己耿耿於懷，當然這些給我難看嘴臉的人，我可以不當他是朋友，不交往就是了！

但有一些卻不能那麼簡單便劃清界線，總有些事情互相牽扯着，那真的要考考自己的情緒智商。有朋友說我不可以是那麼面面俱圓，說我就算對別人做到百二分，人家也未必感受到，說我倒過來要求人家對我一百分，人家也不會這麼做，於是我的情緒又有點起伏，心裡的不平衡總是有的。所以也得常常提醒自己，其實做到80分已經很好，互相不強求，反正事情也是會過去的，情緒自己也能令它平復，這樣日子又會過得舒服些。

其實要將自己的情緒好好控

制，實在不容易，所以看到那些演戲的朋友，他們在戲裡戲外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有時當事人也會像個傻子，有時清醒，有時迷糊，經常要設法抽身，才能做一個正常的自己。

而我們這些常常在他們身邊的人，也容易受他們影響，或是同喜或是同悲，好像最近無綫的頒獎禮，我們的老友記「馬神」馬德鐘得最佳男主角，他主演的劇集《跳躍生命線》得最佳劇集，大家都為他的成績興奮不已，與他同喜，為他的成就感到高興，在致謝詞的時候，也聽到馬神多謝很多人，包括一些傳媒朋友，這一句已令近期與他接觸較多的我們感動！

但願馬神在這個豐厚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



■馬德鐘（右）今年收穫滿滿。

作者提供

小學功課

路地
觀察
湯禔兆

網上常有不同孩子做小學功課的相片，有些可見老師要求嚴謹，有些是問題太多刁難地方，有些當然是因為數量太多。

沒有能力入國際或直資學校的，便要就讀本地小學，面對沉重的功課壓力。不過國際學校也未必沒有壓力，有沒有出現跳樓事件，當然學校是重點，家庭也是重點。如何好好平衡學習和玩樂，處理好子女的學習壓力，父母的角色比學校更重要。

近期看一齣美劇，叫《Fresh Off the Boat》，講述一家台灣移民的父母，如何跟在美國出生的子女，在美國一個小鎮生活的故事。媽媽是虎媽，三個孩子各有適應問題：大兒子完全不聽，非常反叛；二兒子是天生外交家，為了混得好也不抗拒；小兒子是媽媽情人，完全認同母親的方法。

電視劇讓我想起一些美國的朋友，他們都覺得我們的幼稚園有功課，實在恐怖；但也有加拿大

的朋友，覺得應該早一點學習，以後會適應得更好，所以給孩子入很催谷的國際學校。不過從他們看待教育的看法，得到一些值得深思的地方。他們的共通點是，無論選擇什麼模式，他們也很放手讓孩子自己承擔，高分和低分也給予正面的鼓勵。

在本地的氛圍下，卻看見很多手工是父母做的，孩子做功課時家長不斷擦孩子的字，父母對分數異常敏感。孩子讀本地學校，我們惟有警惕自己，不要太過看重成績，要着重培養習慣，希望保留學習興趣。注重自理、執拾，多於學術成績。七歲前本應不能執筆，現在要硬着頭皮寫，就不能要求太多，擦字前也先問孩子的意見。

每個孩子不同，大孩子不喜歡改正，要求我們看功課，我們讓他自己做功課後，會替他看一看。小兒子喜歡自己做手工，我們只提供材料，水平可謂不高，但他享受就好了。共勉之。

天音
知客
楊天命

世事如棋的運程

年末將至，新一年的運程書已經推出。回想過去的幾個月，構思、撰寫、檢閱書中的內容，固然是天命每年都要奮鬥的功課，但對我來說，需要苦思冥想的最後一頁，恰恰是讀者看到運程書的第一頁——封面。

熟悉天命的讀者一定知道，運程書每年的設計師便是陳幼堅先生。新一年的運程書，要呈現怎樣的主題呢？我的腦海浮現出這一概念：世事如棋。

當今局勢，是各國明爭暗鬥、互相競逐。在世界和歷史的洪流中，我們作為滄海一粟，如何把握當下，領悟當中的奧妙？世事如棋，若有一子錯，則滿盤皆落索。但是，能夠參透棋盤規律、知己知彼的人，往往便能運籌帷幄，成為糊塗俗世中的明眼人。

一個圍棋的意象便隨之誕生，我亦把這個想法告知陳幼堅先生。他提供了三個封面設計，各

有其特色和優點。天命又邀請了接近一百個朋友、學生，品鑒這三種設計。最後我拍板決定的這個封面，反而是最少受到朋友青睞的。只是，對這個封面讚賞有加的人，一語道破它的獨特之處，令我覺得十分可取。我亦不妨在此與各位讀者分享我的解讀：首先，整體設計是圍棋棋盤，象徵世事如棋，而代表眼前是一個互鬥、博弈的年代；棋盤上放置了一些棋子，乍眼一看似乎凌亂無章，但實際上用意巧妙。當閣下把書打開，讓封面與封底連成完整的圖像，便是今年的主角——肖像「豬」。

有朋友卻開玩笑說：師傅，擺你的照片上去就很合適吧。哈！這幫「豬朋狗友」，又在拿我的「標準身形」開玩笑，是害害到我銷量大跌嗎？我當然不會聽信讒言！各位讀者朋友，請盡情購買，無須擔心——封面不是我，而是充滿書卷氣息的圍棋圖！

百家廊

若荷

有一段時間，我喜歡到海迪博客，打開來，不僅能欣賞她的文章，還能聽聽添加在下面的音樂。溫馨、婉轉、悠揚，彷彿每個音符都隨記憶躍動，讓人產生無限懷舊。想起那些以夢為馬的日子，青春燦爛，有如露珠沾身的生命。仰起頭，是深秋的藍天；低下頭，是故鄉的泥土，有大雁飛過，蘆花滿天。每個音符都是心靈的寫照，每個音階都是情感的傾訴。

那年的三月，我漫無目的地到河邊漫步。河面剛剛開冰，鬆軟的泥土在腳底下簌簌有聲地陷落。雖然是春天了，卻還十分的寒冷，天地間，枯樹、鳥巢、烏鴉，是春之將至、天氣欲暖未暖的時節。青草還沒有發芽，小甲蟲卻已經出來了。農人已經下地耕作，耕牛默默踏着田壟犁地，新鮮的泥土在犁杖下紛紛翻起。行走間，耳旁傳來一個孩子的喊聲：「呶呀，那朵是不是小葵花呀？！」我轉過頭，和他的家人一起尋找——畢竟是個孩子，即便真的有小葵花，也不值得這麼驚訝，何況，那不過是幾朵顏色金黃的苦菜花。

驀然回頭，才發現那河沿的沙灘上，悄然生長着的全是苦菜的身影，莖葉間，是太陽光芒一樣閃動的花，在黝黑的土地上，俏麗的顏色格外醒目。我或許知道，這是視覺的效果。它們盛開得太多了，在撩人的季節風中平展着，搖曳着，像一方巨大的手帕，在上面擠擠挨挨地綴滿了花朵。如果真走近了，那金黃的花就會消隱而去，這就是「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吧。然而總歸是它的花在綻放，總歸是它的花期到來了，只要有幼芽的存在。

它的花朵太小了，在孤零零的天地下很不出眾地搖着，一下一下，微微地顫動。花開着的它們，讓冷風吹拂得東倒西歪。打從它身邊走過的人們，誰會注意那些灰灰淺淺的野花的笑啊，何況那些灰灰淺淺的笑，已經不再是遙遠的當年了。顛顛巍巍的希望，也能織成追逐未來的夢想，在某一個時刻和年代，被我們珍惜着、追求着，寄託了所有明天的美好。

那時節，我在家鄉一所學校的初中部就讀，和許多農村的孩子一樣，每天放了學就去田野裡玩耍，沿着田埂、河堤到處瘋跑，那時的我，就像一朵開在莊稼地裡不起眼的

野花。其實不僅是我，我的許多女同學也都和我差不多。一身的泥巴，滿臉的朝霞，有朝天的志氣，開朗、活潑，卻年少懵懂，比如我，比如冬子。

在我們北方的老家，冬至這天，除了作為傳統節日的吃餛飩，還有一個更有意思的風俗，就是把剛出生的孩子，幾乎無一例外地叫作「冬子」。我不知道這個古老的節氣，對農人有着一種什麼樣的意義，竟使人們把自己剛出生的孩子叫「冬子」。我只知道每年從冬至這天開始，白天一天比一天長了，夜晚一天比一天短了，有俗語說：「吃了冬至麵，一天長一線。」意思是說從冬至開始，陽氣又慢慢地回升。

冬子就是在這一天出生的。他是我的一個同學，很小的時候，我並不認識他，六七歲的時候，我們才在一個學校相遇。轉眼我上初中，他和我一起走進那座並不明亮的鄉村教室。讓我羨慕的是，冬子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他的成績在班裡位於前面僅有的十名之內。然而，所有的老師和同學對他的誇獎，還都不是因為他學習成績好，而是因為他的勤勞能幹。在那個年代的課堂上，勞動好就是思想好，就會備受人們表揚和愛護，無論走在村莊的大街上還是校園裡，都讓人感覺有着非凡的榮耀。

為了勤工儉學，學校號召同學們餵養白兔，先是給每個班分去十幾隻，然後再分到小組。這些兔子全是成年兔，一天要吃掉好幾筐青草。我們習慣了上山割草，習慣了挖到田野裡的野菜，只要兔子需要，只要看見路邊上有野菜的影子，我們都會裝進隨身攜帶的竹簍。書包也差不多成了盛裝野菜的用具。冬天來臨後，青草難得一見，剝野菜便成了我們每天下課後的首要任務。在大雪飄飛的天氣裡，冰雪鋪地，小路在白雪下泥水交融，我們都以為這時的野菜是見不到了。

冬子是我們組的組長，讓所有的同學都佩服的是，只有他能在這個時候不慌不忙。他彷彿能夠發現一切野菜的影蹤。用小剝刀在凍土裡輕輕一撥，剝刀朝上一挑，整個凍得瑟瑟發抖的野菜展現眼前。我們模仿着他的樣子去做，果然小有收穫。然而，冬天的野菜稀少，大家把野菜合到一起，也不過那麼小小的一堆。小兔子們吃起新鮮的草來很貪婪，但又很挑剔，吃剩下的野菜牠們就不願

操守

觀眾都有着自己喜歡或者是欣賞的男女藝人，男女影星、男女歌星，當然亦有寧願「吊死在一棵樹」的鐵粉們（對某藝人的疼愛忠心不二），這沒有對與錯，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和權利。只要不做出什麼瘋狂、失去理智等等的「出格」行為，粉絲們對藝人來說是「名成利就」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

但藝人是公眾人物，雖說也有他（她）們的自由和權利，然而藝人的言論自由、行為權利在大眾的目光下，還是會被要求有某程度的道德底線，這亦是不爭的事實。演藝界中人都知道他們必須要在人前慎言慎行，管好自己的操守，若一旦深陷什麼大醜聞？奮鬥多年的演藝生涯會馬上崩塌，甚至是翻身無望；可是演藝界經常都爆出男藝人因好色而「難過美人關」的桃色新聞，最令人不齒的是連自己的粉絲也「不放過」，事後說什麼：「我做過的事，我一定會負責！」該負的責任當然是「逃」不了，賠上事業前途也是逞一時之快的代價吧！

最近中國內地也有一位被大眾視為「男神」的男藝人，被爆出原來是位「渣男」，家有賢妻和兩個兒子，外表一派道貌岸然的他，婚內出軌，不單止有小三，還有小四、小五呢，令人不禁慨嘆：「人，真不可以貌相！」筆者身邊有多位朋友對這位男神的演技，極為欣賞，當男神的渣事被一一爆出來後，其中，一位朋友一面崩潰的樣子說：「這消息的確令人接受不了，想一頭撞死在豆腐上的我心都有了！」

朋友還說她的「小心臟」最近受到不少撞擊，她心裡一直視為「氣質女王」的女藝人，不知是否因為「整容」過度，本來頗具氣質的外形和樣貌，現已完全走晒樣，朋友感嘆地說：「雖然她不是什麼大美人，但五官標致，好有氣質嘍，歲月就算催人，也不能如此不待見自己的樣兒吧！唉！」

冬至

吃了。儘管我們的小手凍得紅腫了，有的甚至得了嚴重的感冒。

那一天，他突然提出要與我們兵分兩路。不是全校的同學都上山剝野菜嗎？那我就下山去，到山下的河灘上去看看，他記得春天那裡有很多的野菜，苦菜花都把田地鋪滿了。冬子讓我們上山，他自己真的就去了河灘。河灘上的風像刀子一樣颳着，河灘上的土凍得更結實更難以剝動，唯一讓冬子沒有失望的是河灘上的苦菜依然青青綠綠地露出地面，像是歡迎冬子來把它們剝走。苦菜在冬天的陽光下也能生存，它們或許和冬子一樣是不怕凍的。

那是一個陰沉的天氣，沒下雨，也沒有下雪，天空就這麼陰沉着，連續陰沉的天氣，使我們上山剝野菜更難了，野菜剝得非常少，我們甚至驚喜於每一個微小的發現。冬子仍然每天都帶回很大的收穫，他腳下的鞋子上泥水漣漣，誰都不知道他跑了多少路跑了多少地方。直到有一天，他曠課了。很快，我們便從班主任那裡神秘地知道，冬子出車禍了。

那天下午，冬子和往常一樣去剝苦菜，路過一個小石橋時，一輛汽車從冬子的身邊狂飆而過。車過之後，在橋頭旁作的人們驚異地看到，冬子渾身是血地臥伏在橋下河石之上。那天是一個十分平常的日子，在這個日子裡，有一個出生在同一個季節的孩子從此再也不能像平常人那樣蹦蹦自如，活動自如，並且健步如飛了。

我上高二的時候，有一天看到了冬子，我沒看到他撐着拐杖吃力行走的模樣，我只看到他坐在我家小妹讀書的那個教室裡，我從教室的綠色窗口看到他略顯蒼白的面龐的側影。多年後的一天，我知道了冬子傷好以後的情況。他的身高一直在一米五五這個數字上停止不前；體重不足九十斤。時光就像流水，經不起一分一秒的流逝，一眨眼，幾十年過去，每當走在河邊，看見苦菜閃亮着青綠的的葉片、金黃的花，我都會想起冬子，想起我們走遍山野去剝野菜的日子。也同時，讓我想起唐代詩人那群的詩句：「城枕溪流更淺斜，龍護連帶邑人家。經冬野菜青青色，未臘山梅處處花。」

希望冬子如梅花那樣，能夠戰勝命運的不幸，爭取到一切屬於自己的幸福。

鵬情
萬里
趙鵬飛

《移動城市：致命引擎》的政治隱喻

蕩蕩，甚為壯觀。逼真的細節對於喜歡分析人類生存法則的觀影者而言，唯強者才可生存的達爾文主義，在這個時代再次被奉為主皇。叢林法則驅動之下，角逐天下，強者為尊，其中最強大的移動城堡是英國的倫敦。兩頭雄偉的石獅子，一左一右，捍衛在移動的倫敦城堡，聖羅羅大教堂的穹頂，威嚴地屹立在金字塔式樣的城堡之巔，象徵着無上的地位和權力。很容易讓人想起昔日歷史上，輝煌不可一世的不落帝國。

對於鍾情觀摩時代動盪巨變之中人性陰暗變幻的觀影者而言，掌控倫敦移動城堡的歷史學家工會會長薩杜斯·瓦倫丁，為獲得古人類學武器使用裝備，冷酷無情，不惜殘忍殺害了試圖阻止他的情人，和她只有八歲的女兒。而且只要有人獲悉他的秘密，頃刻之間便要被他滅口。與此同時，他又竭力在所有人包括他的女兒凱薩琳面前，扮演一個才華橫溢又目空一切的頂尖的知識擁有者形象。

目睹母親被殺自己臉上又挨了一刀的八歲女孩海絲特，在機械人史利客的幫助下僥倖活了下來，長大之後，紅布蒙面的她開始向瓦倫丁復仇。同樣被瓦倫丁拋下城堡的年輕歷史學家湯姆·納茲沃斯，遇到了海絲特，並成為故事中的另外一個男主角。他與海絲特雙劍合璧並肩作戰，並由此將一段私人恩怨，提升到了為保衛整個東

方山城不被移動城堡摧毀的史詩級高度。

我並未讀過原著。就電影本身而言，幻想能力很強大，但是人物塑造卻過於寡淡，反派一望便知；情節鋪排也顯得簡單粗暴，影片收尾時，更顯倉皇凌亂。除了主角之外，其他配角的來龍去脈大多一掠而過，人物形象模糊失焦。典型的荷里活商業大片模式，特效驚人的幾齣大場面之後，穿插幾處男女主人公的愛恨交織，隨即進入最後衝刺關頭，在千鈞一髮之際，問題得以迎刃而解。天下瞬間歸於太平。

坐在影院裡，幾乎無須動腦筋，早已準確預知結局。惟有一點值得咀嚼，應該是其政治隱喻中的返祖。這部情景設置在千年之後的科幻片，讓倫敦重新回到了十八、二十世紀世界主宰的位置，讓達爾文主義重歸歐美主流，大的城邦隨意獵捕小的城邦，社會頂層的精英奴役階層固化之後的底層。而東方用鋼筋水泥築成巍峨堅實的高大城府，努力將歐美的移動城堡和叢林法則，拒之城外。在一眾英雄捨命護衛之下，反派被打敗，象徵強權的倫敦移動城堡，最終止步於東方山城的城盾之外，可是城盾仍然被攻開了一個巨大的豁口。

無論技術如何革新，文明如何進步，人類始終也逃脫不了對賴以生存的資源，最赤裸裸的爭奪。